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白 虎 通 義

(上)

班 固 撰

陳 立 疏 證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白虎通義

(上)

班固撰

陳立疏證

國學基本叢書

自序

緬惟端門化帛。嬴秦肆破術之謠。祕室談經。漢氏開獻書之路。時則意存罔括。志切蒐羅。下幣詔于平津。坐安輪于申傳。是以河閒真本。競出民間。東魯佚編。閒來壁下。然而詩則魯韓各授。書則今古攸區。禮溯后蒼。慶戴遞傳其緒。樂原制氏。常山竟絕其傳。向歆則父子殊歸。毛孟則師生異讀。源其授受。本異參商。稽厥指歸。殊淆黑白。班氏位參元武。生值東京。待詔金馬之門。珥筆白虎之觀。臚羣言之同異。衷師說之是非。立學官者十有四家。著藝略者三十八種。泰經故訓。雜出西州。蝌字佚文。仍遺東觀。雖一尊之定說。未伸。而六藝之微言。斯在。今欲疏其指受。證厥源由。暢隱挾微。有四難焉。蓋以石渠典佚。天祿圖湮。汝南存異義之名。中郎蝕熹平之舊。董曹兵燹。劉石憑陵。南國清談。欽崇元妙。北郊戎馬。滅絕典墳。重以妄生異義。橫裂聖經。高才者蔗肆雌黃。末學者蜨求青紫。而欲溯微文于既汨。尋佚論于久湮。紹彼先民。暢茲

墜緒其難一也。生若緯著七篇。讖傳百首。鑿度運樞之說。推災考耀之文。敘郊邱則旁徹禮經。論始際則隱符風雅。辨殷周文質而春秋義昭。剖卦象盈虛而易爻指晰。雖難以占候。未底于醇。而徵諸遺經。閒合乎契。故皆以讖斷禮。以緯儷經。內學之稱。諒非徒爾。迄乎莊老橫流。康壺自寶。僭偽謬託。贗鼎雜陳。遂禁絕于天監之年。燔滅于開皇之世。華容著錄。片羽僅存。候官集遺。塵珠略見。而欲旁搜星緯。遠索苞符。求鄭宋之絕學。述曹史之元經。其難二也。昔班氏之入此觀也。習魯詩者首重魯恭。肄歐陽者并崇桓郁。景伯則專精古義。丁鴻則兼習今經。共述師承。咸資採析。今則淳于之奏。莫考舊聞。臨制之章。無由資溯。師守之源流莫覩。專門之姓氏誰尋。而欲綜七略之遺文。匯百家之異旨。津逮殊迷。淵源何自。其難三也。況其舊入祕書。久同佚典。毛公古義。莫遇司農。楊子元文。誰爲沛國。是以魯魚互錯。亥豕交差。同酒誥之俄空。若冬官之闕略。雖餘姚校正。略可成書。武進補遺。差堪縷述。然亦終非全璧。祇錄羽琕。而欲披精論于

殘編摭微旨于墜簡。其難四也。立質賦顓愚。學慚俗陋。恥鄉壁之虛造。守先儒之舊聞。不揣樸昧爲之疏證。凡十二卷。祇取疏通。無資辨難。訪冲遠作疏之例。依河閒述義之條。析其滯疑。通其結轡。集專家之成說。廣如綫之師傳。口傳耳剽。固未究其枝葉。管窺莛擊。或有補于涓埃云爾。

道光壬辰九月旣望。句容陳立譔于揚州寓宅之惜分軒。

白虎通義一

漢班固撰 清句容陳立卓人疏證

爵

天子者爵稱也。

此易說春秋今文說也。周易乾鑿度云。易有君人五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興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曲禮疏引五經異義云。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君人五號。帝天稱一也。說與乾鑿度

文同。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于天。何爵之有。謹案春秋左氏云。施于夷狄稱天子。施于諸夏稱天王。施于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也。從古周禮說。鄭駁之云。案士冠禮。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自周及漢。天子有爵。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是鄭氏以天子爲爵稱也。初學記引尙書刑德放。亦云天子爵稱也。兩漢之世。易孟京春秋公羊立于學官。古周禮古左氏尙未盛行。故與白虎通多異也。案孟子序班爵之制云。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以天子與五等之爵並稱。安見天子非爵也。顧氏炎武日知錄云。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意。則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意。則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以下矣。而禮記王制云。王者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者。蓋以王者之制言之。則不數天子。以作君作師之義言之。則天子亦儕乎公侯也。

爵所以稱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爲

天之子也。

乾鑿度云。天子者繼天理物。改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萬民。至尊之號也。後漢書注引感精符云。人主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宋注。父天子闡丘之祀也。母地于方澤之祭也。董子繁露三代改制篇。天佑而子

者號稱天子。故聖人生則稱天子。蔡邕獨斷云。父天母地。故稱天子。太平御覽引應劭漢官儀云。號曰皇帝。道舉措審諦。父天母地。爲天下主。詩時邁云。昊天其子之。鄭箋。天其子愛之。何氏公羊成公八年傳注。聖人受命。皆天所生。謂之天子。御覽引保乾圖云。天子至尊也。神精與天地通。血氣含五帝精。天愛之子之也。後漢李固傳云。王者父天母地。是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鈎命決曰。天子爵稱也。

援神契。鈎命決。皆孝經緯篇名。說苑修文篇。天覆地載。謂之天子。御覽引佐助期。亦云。天子法斗。諸侯應宿。皆與孝經緯說同也。

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

獨斷云。上古天子。庖羲氏神農

氏稱皇。堯舜稱帝。殷周稱王。稱謂不同。明德有優劣也。御覽引斗威儀云。帝者得其英華。王者得其根核。霸者得其附支。意林引新論云。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阮籍通考論。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義。強國任智。蓋優劣之異。厚薄之降也。以其俱命于天。

古微書春秋緯演孔圖云。天子皆五氣之精寶。各有題序。以次運相據起。必有神靈符紀。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是以王者嘗置圖錄坐旁。以自立也。毛詩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者受天命而王天下

也。詩疏引鄭氏六藝論云。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其正也。若禹觀河見長人。皋陶于洛見黑公。湯登堯臺見黑鳥。至武王渡河白魚躍。文王赤雀止于戶。秦穆公白雀集于車。是其變也。故緯候皆載帝王受命之事。詩疏引春秋元命苞云。鳳皇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古微書元命苞云。堯游河洛。赤龍負圖以出。路史注引尚書中候考河命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鄭注言。敬奉皇天之歷數。御覽引中候握河紀云。伯禹在庶。四岳師舉薦之。帝堯曰。何斯若真。出爾命圖示乃天文。又引中候洛子命云。天乙東觀于洛。降三分壺沈于洛水。退立。榮光不起。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鳥以雄隨。魚亦至。正化爲黑玉。赤勒曰。元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三年天下悉合。詩疏引中候稷起篇云。堯受河圖洛書。后稷有名錄。苗裔當王。是黃帝堯舜夏商周受命于天事也。

而王治五千里內也。

此今文尚書說也。王制疏引五經異義云。今尚書歐陽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鄭無駁與許同。則許鄭并用古

文尚書也。易繫辭下云：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王制疏引鄭注云：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地方萬里，爲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君二十五，始滿方千里之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實無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廣狹爲優劣也。鄭氏注易時以三代方五千里，五帝時方萬里，與今古尚書文并不合。白虎通于易書詩禮春秋多用今文說，于古文說閒及之，此用今文尚書說。御覽引孫子云：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亦與今尚書同也。

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周書洪範文引以證天子

治天下之義也。御覽引伏生大傳云：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養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人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能教誨之也。爲之城郭以居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庠序之學以教誨之，爲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勳。御覽引中候運衡篇云：帝堯刻璧，率羣臣東沈于洛，書曰：天子臣放勳，德薄施行不元。鄭注：元，善也。放勳，卽堯也。

典之放勳，說文力部：勳，古文作勳。又彖部：徂，字下引勳，乃徂。蓋孔壁之古文，周禮司勳注：故書勳作勳，是勳乃古文書也。案曲禮上云：君前臣名，據中候言：堯告天，自稱放勳，則放勳者堯名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云：古帝王有名有號，如堯舜禹其名也。放勳，重華文命，皆其號也。非史臣之贊詞。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大戴帝系篇云：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又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又蟠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是放勳與軒轅同稱也。漢書古今人表云：黃帝軒轅氏，帝顓頊高陽氏，左傳亦稱高陽氏，高辛氏，軒轅高陽等，旣皆是氏，則放勳當同。案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者，名曰軒轅，虞舜者，名曰重華，以重華軒轅論之，則堯亦當名放勳矣。果如江氏據大戴禮爲信，則當以堯舜等爲名，然則黃帝亦爲名乎？蓋古時尚質，名號通稱。淮南子原道訓則名實同居，高注：勢位爵號之名也。周書謚法解：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注：名謂號。謚故孟子滕文公注：以放勳爲號，于萬章注：又以放勳爲名也。

書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

小字本元本俱无亡字，亡字當是衍文。案漢初伏生口傳二十

八篇。作書傳四十九篇。後有歐陽大小夏侯。并傳其學。三家立于學官。訖漢東京。相傳不絕。是爲今文尙書。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增多得二十四篇。遭巫蠱事。未得立于學官。爲中古文。劉向父子校理祕書。皆見之。後漢賈徽父子。孔傳。衛宏。徐巡。馬融。鄭康成。并傳其學。又兼通杜林漆書。是爲古文尙書。然孔壁之二十四篇。馬融謂絕無師說。漢人重師承。無師說不敢強爲之解。故東京之習古文尙書者。亦第解伏生之二十八篇。及河內女子所得之泰誓一篇耳。其餘皆未之注釋。故又稱逸書。至二十九篇及二十四篇以外。則謂之亡。亡者并其文字盡亡之也。逸者但逸其說也。然則此所引逸篇。當是孔壁之古文也。董豐垣輯書大傳。以此句收入無佚篇。蓋未考耳。且無佚周書。白虎通引以證帝亦稱天子。其非周書可知。何以皇亦稱

天子也。以言其天覆地載俱王天下也。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

繫辭傳下文也。今王弼本作庖羲氏。集解引虞翻本亦作庖犧。又引鄭注本作包犧。與此

不同。惟易釋文引孟喜古文易本作伏戲氏之王天下也。注。伏。服也。戲。化也。又引京房章句本與孟氏同。考京氏本從梁人焦延壽學。易延壽常從孟喜問易。喜死。房以延壽易即孟氏學。故京氏說易多與孟氏同。先儒以孟京并稱。此之故也。白虎通蓋引用京孟本也。

右論天子爲爵稱。

舊無細目。今依盧本。

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

故法五行。

公羊桓十一年注云。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王制疏引元命苞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法三光。注。五精是總法五行。分之則法五剛。諸侯之臣則法五柔。公羊疏引元命苞又云。質家爵

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鄭注王制亦云。象五行剛柔十日。公羊家以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春秋緯以春秋爲質家也。然則白虎通亦用今文春秋說也。漢書袁盎傳。殷道質。質者法天。周道文。文者法地。是質者據天。文者法地。

也。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

禮緯篇名也。大戴禮注引含文嘉又曰：質以天德，文以地德。殷授天而王，周據地而正。王制疏引含文嘉又云：殷爵三等，殷正尚白，白者兼中正，故三等。

夏尚黑，亦從三等。若然，夏亦尚文而爵三等者，文家五等，質家三等，是春秋家說不可通之于禮說也。且五等之爵，至周始備，故下引王制五等之制爲周制，則夏世不得有五等矣。繁露三代改制篇：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

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也。此據周制也。

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

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等，此則以公侯伯子男五字爲白虎通釋王制之詞，與本經不同者，白虎通引書多與本經異，或所引不全，或見本不同，或寫字有訛也。知據周制者，以春秋緯及公羊家皆以殷爵三等，又禮緯言夏爵亦三等，故以五等爲周制也。據字舊脫，虞依御覽百九十八補。

春秋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者伯子男也。

公羊隱五年傳文也。天子三公稱公者，僖九年經公會宰周公是也。注宰。

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王者之後稱公者，隱三年經書宋公和卒，注：宋稱公，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不臣也。若然，春秋之世，杞不稱公者，公羊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注云：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則公羊家等周于二王之後，故杞不稱公也。若左氏家杜預等，以杞與滕薛并爲時王所黜，與公羊不同。其餘大國稱侯，小者伯子男者，彼注云：大國謂百里也，小國謂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氏王制注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而子男則上統于伯，并爲小國也。王制疏引鄭志云：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答曰：微子箕子，實是圻內采地之爵，非圻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然則殷之世，惟圻內得有子男之爵也。舊脫天子三公句，又其餘下，閒以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同十二字，今依盧以隱五年傳文爲定。

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孟子萬章下：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注：凡此四等，皆土地之等差也。此以公

侯爲一等。伯爲一等。子男爲一等。與公羊說又殊。先儒以爲夏制也。

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

公羊疏引元命苞云。公之言
公。公正無私。古公通同義。後

漢來歷傳注通共也。禮運天下爲公注。公共展轉相訓。又釋名云。公廣也。惟廣故能通。淮南原道訓。此俗氏庸民之所公見也。謂通見也。修務訓。何以爲公論。謂通論也。荀子解蔽篇。此心術之公患也。謂通患也。私說文作人云。奸袞也。韓非曰。蒼頡造字。自營爲人。于公字下注云。人猶背也。韓非曰。背人爲公。左傳疏引環濟要略云。自營爲人。人爲公。廣雅釋詁云。公正也。是公正無私之意也。

侯者候也。候逆順也。公羊疏引元命苞云。侯之言候。候逆順。兼伺候王命。孝經釋文引鄭注云。侯者候伺。

侯者候也。候逆順也。

公羊疏引元命苞云侯之言候候逆順兼
伺候王命孝經釋文引鄭注云侯者候伺

周禮職方氏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注侯爲王者斥侯也廣雅釋言侯候也侯候同音周禮小祝云侯禳禱祈之祝號注侯之言候也是也說文侯春饗所射侯以射義云射中則得爲諸侯故引伸爲諸侯之侯字至候逆順之候則人部云候司望也是也所以名之以下至此舊在春秋人皆千乘禮坊記云故制國不過千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疏引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傳曰上依盧校正

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爲八里也又鄭注小司徒云井十爲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則千乘之國適得士萬人徒二萬人與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合漢書刑法志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圻圻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爲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林沈斥城池邑居園圍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爲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爲千乘之國天子圻外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論語學而道千乘之國何晏集解引馬融注云司馬法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

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兵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十六里。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又引包咸注云。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宣十五年公羊注。聖人制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與包氏說同。杜預注左傳。謂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案以開方計之。方百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則爲一萬井之地。考以杜氏之說。則六十四井出一乘。六千四百井出百乘。萬井之中。三分去一。止得六千四百井。但能出百乘耳。刑法志及馬融之說。并謂千乘須得方十萬里。與杜說同也。惟何休包咸之說。則以一萬井正得千乘。然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虐又甚于邱甲矣。馬氏等據周禮。包氏等據王制。依周禮則百里千乘之制不合。依王制則百里出千乘。又嫌于非情。而說多以千乘爲三百一十六里。故并錄存之焉。

象雷震百里所潤同。

御覽引援神契曰。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易蠱

亨。詩疏引鄭注云。震爲雷。雷動物之氣也。雷之發聲。猶入君出政教之以動國中之人也。故謂之震。又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儀禮疏引鄭注云。雷發聲聞于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之出教令。能警戒其國疆之內。則守其宗廟社稷。爲之祭主。不亡其匕鬯也。梁氏同書校云。周禮注同方百里。疏謂之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易震疏。雷之發聲。聞于百里。古帝王制國。公侯地方百里。故以象焉。此既無雲雨字。似當從周禮疏作所聞同爲是。案下封公侯篇。亦云地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或涉下文誤也。

伯

者白也。

舊作百也。盧改。案古多以伯爲百。食貨志有阡伯之得。孟子滕文公或相什伯。皆謂百也。但以百訓侯伯之伯。未安。風俗通

皇霸篇。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元命苞云。伯之言白。明白于德。見禮疏。盧氏據之。謂此下亦當有明白于

德四字。又以此句下當有伯七十里。蓋以上下文互證之也。

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禮疏引元命苞云。子者孳恩宣德。獨斷云。

獨斷云。伯者白也。明白于德。其地方七十里。當依盧氏校正。子者滋也。奉天王之恩德。其地方五十里。史記注引張君相老子注云。子。孳也。大戴禮本命廣雅釋言皆同。宋書引詩推度災云。子者滋也。淮南天文訓。子者茲茲益大也。茲茲猶孳孳。茲茲言日大無已。孳孳言相續無已時也。下三綱六紀篇。亦云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釋名釋親屬云。子。孳也。相生蕃孳也。子

孳茲滋。男者任也。人皆五十里。

禮疏引元命苞云。男者任功立業。皆上奉王者之政教禮治。統理一國。修身潔己矣。獨斷云。男音義通。者任也。立功業以化民。其地方五十里。盧謂此亦當有任功立業四字。孝經釋文引鄭注云。男

者任也。職方氏注。男。任也。任王爵。古男與任通。書禹貢二百里男邦。夏本紀作任國。男亦作南。左傳昭十三年鄭伯男也。疏引賈逵注云。男當作南。家語正論。鄭伯南也。王肅注。南左氏作男。古字作南。南亦訓爲任。下五行篇。南方任養之方。南夷之樂。謂之南。詩鼓鐘以雅以南。是也。亦謂之任。禮明堂位。任南蠻之樂。是也。此篇所釋公侯伯子男之義。皆疊韻爲訓。男南任通也。盧云。此人字當作子男。差次功德。禮疏引孝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別優劣。卽差次之義也。蓋孝經說語。

小者不滿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

禮疏引元命苞曰。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位。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爲附庸。禮王制。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注。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

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于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孟子萬章。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注。小者不能特達于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此云不滿者。亦不能五十里之義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不達于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爵國篇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紀季以鄒爲齊附庸。鄒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進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于大國。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正與書傳相合。王制疏引元命苞云。庸者通也。官小德微。附于大國。以名通也。若畢星之有附耳然。故謂之附庸。庸與通亦疊韻爲義也。百里兩爵。公侯共之。七十里一爵。五十里復兩爵何。公者加尊。二王

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上可有次。下可有第。中央故無二。五十里有兩爵者。所以加勉進人也。小國下

爵。猶有尊卑。亦以勸人也。

公羊隱元年傳注。公者五等之爵最尊者也。然則公侯之位正同。但以其爲二王後。故特加以公之虛名。表異之耳。上可有次上舊衍一土字。依盧校刪。所以名之爲公侯以下。皆依王制文通之。

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

此下皆今文春秋說也。王制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故此謂惟周爵五等。

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

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

公羊桓十一年傳。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注。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詞無所貶。王制注。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

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鄭氏之意。以子男皆上從伯稱。與伯爲一。故以伯與公侯爲三等。此云上就伯也。則與鄭氏義合。蓋公羊先師舊有此義。故班鄭二家并依而用焉。與何氏微異。

尙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

殷也。

周書酒誥文也。今本作侯甸男衛邦國。男卽任。國卽邦也。唯贖一作字。盧謂欲證子男之從伯。似作字亦非衍文。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邦伯當兼當州之牧。并天下二伯而言。若連屬卒。恐不可名伯。孫氏星衍尙書古文疏云。邦伯者。王制云千里之

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注。伯。帥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云。二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二伯。此邦伯未必是二伯。蓋卽方伯。皆不以伯爲侯伯之伯。白虎通所據。蓋今文尙書也。酒誥本非完書。法言問神篇云。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故劉向以中古文較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俄空卽脫簡之謂。而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卽此等句。白虎通所稱之作國伯。亦此類也。又彼書曰。在昔殷先哲王下云。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則爲殷制明矣。若然。周禮職方并詳侯甸男采衛之服制。則侯甸任衛。周制也。而得謂之殷者。王氏鳴盛尙書後案又云。或殷本沿虞夏甸侯綏荒之名。此特借周名以言殷制。或周因殷禮。但鄭謂殷時中國最小。僅方千里。必無九服之名。此節必借周名以言之耳。

春秋傳曰。合伯子男爲一爵。

卽桓十一年公羊傳文也。繁露三代改制篇。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以爲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是伯子男爲一。自是春秋制也。或曰。

合從子貴中也。

公羊先師異說也。白虎通雜論經傳多以前一說為主。或曰皆廣異聞也。何休公羊注曰合伯子男爲一詞無所貶皆從子。夷狄進爵爲子是也。合三從子者制由中也。則何意以伯子男合爲一皆稱子也。考休受學于羊弼本

傳云休與弼追論李育意。後漢儒林傳李育習公羊春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于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然則此蓋李育說也。李育之義未知爲嚴氏春秋顏氏春秋。然休序以二家并非又云依胡母子都條例則李育之說亦本之胡母子都也。

以春秋名鄭忽忽者鄭伯也。此未踰年之君當稱子。嫌爲改伯從子故名之。

也。

公羊何休注忽稱子則與諸侯改伯從子詞同於成君無所貶損故名也。名者緣君薨有降既葬名義也。此非罪貶也。案此亦卽或曰一說之義言未踰年之君當稱子春秋僖九年宋子是也。忽稱子則嫌爲合三從子故降而稱名不然則伯與子同與成君

不降無異不見在喪除喪之別故在喪降而稱名也。改伯從子舊作改赴二字訛。盧據公羊注校正。

地有三等不變至爵獨變者何地比爵爲質故不變。

禮王制注云此地殷所因

夏爵三等之制知夏亦三等地也以哀七年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若非三等受地烏能容彼萬國故皋陶謨州十有二師疏引鄭注云言執玉帛則九州之內諸侯也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千二百國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共一千四百國除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八州得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以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子男而已禮疏引異義古左氏說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閒田是左氏說以虞夏之制爲三等然則王制所謂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者虞夏制也唯異義所載左氏說以公百里侯與伯七十里爲異耳而虞夏之爵有五者堯典云輯五瑞史記注引馬注云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信也又云修五禮公羊疏引鄭注云公侯伯子男之禮也是也若殷家則王制云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又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十

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凡九十三。又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此其殷制亦土三等也。至周制。鄭氏則據周禮司徒之制。謂武王時仍循殷制。至成王周公大斥土境。定爲公五百。侯四百。伯三百。子二百。男一百里。是爵五等而土亦五等。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孟子一則公侯皆方百里。再則大國地方百里。證以周公太公。其封齊魯不過方百里耳。而孟子時魯地且五倍之。以爲有王者作。魯必在所削。安得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之說哉。爲此說者。乃明堂位篇中多誣。不可勝舉。余嘗上稽周易雷聞百里。公侯國制。厥象取此。下徵魯頌公車千乘。惟百里國。數適相應。予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同方百里也。今晉地多數圻矣。皆倭小。故管仲曰。昔賜我先君履。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山名。今在沂水縣。無棣溝名。今爲海豐慶雲二縣。南北相距七百里。亦應是後來侵小所至也。白虎通于上云。殷爵三等。周爵五等。于此又云。爵變而土獨不變。則班氏以周制亦三等定土。古周禮說時。未盛行王制。當時正立學官。又證以孟子。故班氏從之焉。蓋爵者所以榮人。故爲文。地者所以食人。故爲質焉。王者有

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

漢書董仲舒傳。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下三正篇亦云。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並用今文春秋說也。

殷家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

十里。何也。封賢極于百里。其改也不可空退人。示優賢之意。欲褒尊而上之。

王制。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

注。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以此推之。知天子之上公視公。然則公大國百里。侯次國七十里。伯小國五十里矣。周氏柄中辨正云。王制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與孟子不合。當以孟子爲正。案王制所言。乃虞夏之制。孟子所云。與殷制合也。改舊訛政。依盧校改。此語義不明。蓋謂夏制公侯同百里。殷改侯爲七十里。因欲尊公而上之。故退侯于下。不可空退人。故又改百里爲七十里也。

何以

知殷家侯不過七十里。曰。土有三等。有百里七十里。有五十里。其地半者其數倍。制地之理體也。多少

不相配。盧云其數倍似當作其附庸數倍。末句疑當作多少亦相配。又舊侯下衍人字。七十里下衍者也。字上誤作士。又衍上字。依盧據御覽刪。案此語意亦不明。意當謂侯爵多於公。伯子男多於伯。爲其地半。故其數倍。故爲制地之理體也。知平者王制

疏引援神契云其七十里者倍減于百里。五十里者倍減于七十里。故孝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倍。優劣按以王制開方計之。方百里者爲方百里者百。是爲萬里。方七十里者七七四千九百里。方五十里者五五二千五百里。故方七十里者半于方百里。方五十里者半于方七十里。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二十。是其數倍也。

右論制爵五等三等之異

公卿大夫何謂也。內爵稱也。喪服傳注爵謂天子卿大夫士也。太宰一曰爵注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司儀注爵卿也。大夫也。士也。士相見注異爵謂卿大夫士也。是內臣亦稱爵也。

內爵稱公卿

大夫何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

廣韻爵量也。量其職。盡其才。隱元年左傳未王命故不書爵。疏引服注云爵醺也。所以醺盡其材也。醺亦訓爲盡。荀子禮論篇利爵之不醺也。注醺盡也。醺與醺音

義同。曲禮長者舉未醺注。盡爵曰醺是也。案爵本酒器。說文爵禮器也。毛詩疏引韓詩說曰爵盡也。足也。亦取盡意。因引伸爲爵秩之字。以並取乎盡意也。爵盡雙聲爲訓。內爵稱三字舊作曰字。盧據御覽改。王制疏引作所以盡人才也。

公之爲言

公正無私也。

義見上。此謂天子上公也。典命王之三公八命。獨斷云三公者天子之相。

卿之爲言章也。章善明理也。

章也。二字舊脫。據孝經疏補。廣雅釋言卿章也。說文卯部卿章也。六卿天官冢宰地

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从卯。卯聲。卿章疊韻爲訓。王制疏引作卿之言嚮也。爲人所歸嚮。亦取義于疊韻也。

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

舊脫一扶字。盧據孝經御覽補。下五行篇云大